



历历晴川

怀念我们无悔的青春和真爱的印记

落木伊人 著

成全与祝福，不是看清，而是爱的证明。

谁懂得，谁来和？



沈阳出版社

历历晴川

怀念我们无悔的青春和真爱的印记

落木伊人 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历晴川 / 落木伊人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441-4507-7

I. ①历… II. ①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7911号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刷者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35mm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6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1年5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 鲁莎莎

封面设计: 八牛·设计

版式设计: 八牛·设计

责任校对: 罗 健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507-7

定 价: 26.80元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 第一章 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 · 1
- 第二章 他走了，带不走你的天堂 · 43
- 第三章 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没有谁忍心责怪 · 89
- 第四章 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· 135
- 第五章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· 186
- 第六章 遇见你，是最美丽的意外 · 228
- 番 外 · 273

<< 第一章
我们都没错，只是不适合



海都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。

巨大的落地窗，车水马龙如同无数个小黑点在幕布上细碎移动着，似乎是这座简洁而不失考究的办公间里一幅活的壁画。

梁辰川一袭银灰色西装坐在壁画之前，整个人的英气与魄力恰到好处地融进身后的光影里，既不显得不可接近，又有一种内敛的夺目。

苏清越屏息攥着黑色录音笔，心里没来由地紧张。她并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小记者，但毫无疑问，她没采访过梁辰川这等角色。

采访进行到现在，她竟有些招架不住了。

无论关于东瑞集团业务、全国业界形势，还是个人生活消遣问题，他都能从容以对，答案避重就轻，滴水不漏。难怪如此高级别的采访会被同事推推让让最后落到她头上来。

苏清越在心里暗骂：狡猾的狐狸！

梁辰川倒是气定神闲，双手随意握在身前，好整以暇地盯着办公桌前居然提不出问题的女记者，唇角始终保持着一一种上扬角度，看戏般悠然自得。

此刻她的狼狈模样大概在他眼里真是一出好戏。

清越只得轻咳一下打破尴尬，“梁总，耽误您宝贵的时间，实在抱歉。”

“没事。”他的语气很淡，仿佛只是觉得好笑，“前几个也这样，习惯了。”

她脸上顿时有点挂不住——习惯了？

是啊，哪一回采访这位年轻老总的记者不是叫苦不迭？他基本上什么问题都不答，就算笔头子再怎么生花也写不出一篇高质量的人物专访吧。他竟然还说这种话来怀疑他们记者的职业素质？以前还只是听同行们抱怨，今天总算让自己遇到了。

但就是这么个绝顶大麻烦，偏偏是各大媒体的香饽饽——这只狐狸实在传奇，白手起家到驰骋商界，年纪轻轻便已拥有自己的商业王国，而且还仪表堂堂。比他有钱有势的成功人士也不算少，否则怎么轮得到他来出名呢？

青年才俊的故事本就吸引大众眼球，梁辰川又深谙与媒体斡旋之道，明里暗里抛出无数虚虚实实的身份来，令谁都摸不清他的底细。而他与当红女明星们扑朔迷离的桃色绯闻，又给这份神秘添上更浓厚的色彩。

清越一直很不屑于这种怪圈游戏，说到底就俩字——炒作。

这种人，既然不想回答就不要接受采访好了，干什么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，来者不拒，问又不答，最后大报小报各种访谈说的都是同一套说辞，八百年不

变，还不知道几分真假。

大概梁辰川看出她脸上不痛快，微微一笑——在清越眼里他都有点笑里藏刀的意思，“怎么了，苏小姐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心里再不乐意也只能赔笑，谁让他是被访者呢，得罪不起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，“能不能请您谈谈自己的择偶标准？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做终身伴侣，比如……徐曼丽那样的？”

徐曼丽是当红影视歌三栖偶像明星，也是他绯闻女主角当中最热门的一个。女方那边是遮遮掩掩，男方这边也没有明确表态。在娱乐版工作的好友杨小溪千叮万嘱，让苏清越一定核实这一消息。她搞的定吗，真拿她当女超人了？

问题刚一出口，梁辰川的笑意便收敛住，用一种别样的目光打量着清越，声音也陡然间凉了一截，“我以为贵报不是八卦周刊。”

清越心里咯噔一下——杨小溪，回头找你算账，笑容却极坚强地挂在脸上，“如果不是，正好帮梁总您辟个谣，恢复您光辉灿烂的钻石王老五形象，这还不好？”

“清者自清。”还是一贯的梁氏回答方式。

清越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时钟，离约定结束访谈的时间还有将近一个小时，但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。

溃败啊，溃败。

就在清越起身要走的时候，梁辰川的手机响了。

手机铃声是一首时下非常流行的歌曲，低柔好听的女声，唱得十分动情。苏清越敏锐地打消了起身离开的念头，她听清了，这首歌与外面大街小巷播放的CD版本并不相同——没有任何伴奏，清清冷冷的，连呼吸都听得清楚，像是在那个人耳边柔声细语地低吟。没错，正是徐曼丽的声音。

哼哼，看你这回还怎么跟我玩迂回战。

梁辰川丝毫没有觉得不妥，只朝清越礼貌性地点点头，然后起身踱步到另一边去接电话：“喂，曼丽，是我。”

笔挺的银灰色西装剪裁十分合体，衬得他整个人玉树临风。面对着落地窗前高楼林立，梁辰川拿着一只黑色手机，后面的声音并不怎么听得清，只能看见他眉峰聚起，薄唇微抿，原本自信飞扬的脸庞瞬间一黯。苏清越吃惊，以为自己看错。

她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是何时挂掉电话的，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那里走了回

来坐下。只不过一个电话而已，他已不是先前的模样，眉头紧皱，仿佛在思索什么。

“苏小姐……”他正想说话。

她的手机也响起来，瞥一眼来电显示：顾子维！立即心花怒放，他总算打来了！但见梁辰川皱眉，又赶紧道歉：“对不起……我忘记关手机了。我男朋友……”

他摆摆手，“没事，先接电话。”

其实哪里是忘了，而是一直在等子维的电话，分秒不曾关机。

自从毕业来到海都，两个人就没少吵架，但吵归吵，吵完后他总会打来电话求和，都成习惯了。前阵子又吵得不可开交，子维搬出去住差不多两个星期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她才不怕。瞧，还不是照样来电话了，可两星期窝火的气还是要撒的，绝不轻饶他！

“顾子维！有种别打来了，你继续消失啊！”说完这句觉出声音太大，回头见梁狐狸眉头果然皱得更厉害了，只好缩着脑袋做了个抱歉的手势，走到角落里小声通话。

以前每次求和他都说尽好话，这次他什么都不说。手机里没有杂音，安静得只听见他的呼吸。

“我告诉你顾子维，这回你祸闯大了！你最好别回来了，永远别回来，我要跟你分手！”

他最怕她提分手的，每次她一提，他都会急得全然忘记风度，软磨硬泡在所不惜。

“说话！不说我挂了！”她急了，身后还有一条重大八卦等着她去挖呢，机不可失。

“嗯……”那边终于有了回音，“那就分手吧。”

清越愣了，有点蒙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好半天只能听见电话里的呼吸声，有些缓慢，有些沉重，重重地敲打在她颤抖不止的心上。他终于找到一种自认为最恰当的语气，“我要订婚了。”

“我开玩笑的。”她在等他说“我也是在开玩笑啊”。

可是他没有，“……我说真的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他顿一下，笃定地重拨，“我说分手吧。”

啪。

世界安静得只剩下手机落地的声音。

这很乌龙，很离谱，不是吗？

分手，多么简单的两个字，三年的感情就这么被埋葬了。看起来是她自己提出的分手，他不过就势答应了而已。他说他要订婚了，这怎么可能！没有她，他跟谁订婚？

“苏小姐？”梁辰川大概也被她惨白的脸色吓到，询问的话语里夹杂了些许柔和。

清越松开紧咬的唇，微微有些发乌了。她赶紧整理好情绪，想抓起桌上的笔，却没握住，掉到地上。她礼貌性地抬头朝面前的人笑了笑，笑容是勉强的，眼眶的泪转个圈就要落下，只好佯装蹲身捡掉落的笔，但就在猛然起身的一刹那，天旋地转。

她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，眼前渐渐变得黑暗，依稀看见一个穿着白色球衣的男孩挥汗如雨，自己扬着可乐瓶子大声喊着他的名字：顾子维！顾子维！

“苏小姐！”是谁在叫她。

世界终于没有了声息。

一片寂静。

黑色渐渐转为白色，梦境里笑容明媚的顾子维渐行渐远。空旷的操场上，篮球在篮筐上轻巧地转了一圈，终于落下去，弹起，又落下，将水泥地面敲得直响，骨碌碌滚了很远。

“苏清越，这年头，像顾子维这么有品有钱，还长得好看的真快绝迹了，你可得抓点紧啊！”

“清越啊，顾子维对你可真是好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到底哪点叫他看上了？”

“你真是运气好到极点了！毕业了赶紧拉他结婚吧！”

……

当了那么久的灰姑娘，就连自己都以为真是幸运，童话中的王子将成为自己最后的归宿。所以太为所欲为了吧，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有恃无恐地跟他提分手呢。结果呢？他说他要订婚了。

整个世界只剩下这一句话，比篮球落地的声音还要响，生生砸进她的心里，怕是早已溅出血来。

苏清越醒了。第一次醒过来是被疼醒的，心疼。

四面都是白色，重重的消毒水味道，顿时把她吓了一跳——居然是医院，她一直恐惧的地方。但显然不是普通的病房，干净整洁的空间里只有一张床，桌子上有花，也是白色的。

想起来了，订婚，对，顾子维说订婚。清越猛地清醒过来，飞快地掏出手机，手指在颤抖，再次拨通他的号码——关机。

疯狂地重拨，打不通，怎么打都是关机。心里急得如一团乱麻，他抛弃了她。

立刻按响床头的响铃，片刻工夫门便开了，进来的不是医生护士，而是一个端庄干练的美丽女子，穿的是东瑞集团的员工制服。

“苏小姐，我叫赵美云，是梁总的工作助理。”

果然是在采访梁辰川的时候晕倒了，之后被送来医院。至于梁辰川本人为什么不在，苏清越管不着，毕竟人家是大忙人，能把她送进这样的加护病房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苏清越强打着精神对赵美云笑了笑，“替我谢谢你们梁总。”一边起身寻着地上的鞋，一边对她道，“看病的钱是多少？我现在带的可能不够，改天一定还上。”

赵美云去搀扶她，仿佛生怕她摔着，“这个不急。梁总说了，要你多养几天，两个都要好好的才行。”清越一呆，什么两个，她不就是轻微贫血再加上伤心过度晕倒了吗？

正在赵美云犯难苏清越疑惑之际，苏清越的手机响了，拿起来一看是杨小溪，另外还有好几个未接来电。她赶紧趿着鞋跑到床头接，瞥一眼日期，居然昏睡两天了！

回头看看赵美云，美女助理很识时务，立刻轻点头，带门出去。

“喂，小溪，你找我？”

“废话！我找了两天！东瑞的人来给你请假，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，姐姐还以为你被他们给谋害了！差点没抡家伙去他们公司抢人去！”

清越不得不将手机挪离耳朵远些，听得出来她很担心。这世上她有顾子维这样的男人，又有杨小溪这样的姐妹，真是两全其美。但世界万事，岂有两全的道理，这么快，天妒就来了。

“喂，清越你怎么了？在哭吗？”

清越赶紧捂住嘴巴，深呼吸一口，“没有没有，就是有点贫血，住院了。”

“住院？”杨小溪的声音很急，“在哪家医院？我去看你！”

“不用，我马上就出院。”清越吸吸鼻子，“最近报社怎么样？忙不忙？”

“你们那版还好，我们娱乐版都快忙死了。你都不知道——徐曼丽闪电订婚哎！她这一幸福，受苦受难的是我们娱记啊！总编天天催着要挖头条，谁也查不出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男方，还真就奇了怪了……”

清越早就习惯了小溪大呼小叫一惊一乍的说话方式，要是以往，她根本就不在乎哪个明星结婚哪个明星离婚，五光十色的娱乐圈终究离她太遥远。可是听到这个消息，她突然想起那天那一幕——

纤尘不染的落地窗前，梁辰川一袭笔挺的银灰色西装，单手撑着黑色手机，谁也看不懂这个男人寂静的表情，他无声地注视窗下滚滚人流。她想他一定是难过的，他们经历着一样的痛苦。大概只因为他是男人，他连晕倒的权利都没有。

“清越，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？”

清越这才想起手机那头的小溪，“……我在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东瑞的老总梁辰川也被卷进这件事了。他以前不是跟徐曼丽有一腿吗，现在媒体对他也盯得很紧，都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态度。对了，你专访的时候帮我问了没有？他俩是不是真的？”

清越直皱眉头。看梁辰川那时的表情就知道他俩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，再说了，这种事搁谁身上能受得了，她就正在感同身受着。“没有，我忘记问了。”

“啊啊啊！苏清越，你怎么这样啊！姐姐我升不了职，都是你害的，哎呀呀呀——”

小溪又开始叫嚣。若是在以前，清越会捉弄她，被她逗得大笑，但现在她笑不出来。她声音有些虚弱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……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，仿佛天底下所有事情都是她做错的，就像当初相信了顾子维，也是她的错。

“清越，你别哭啊！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清越，你说话！清越……”

清越挂断电话，一个人捧着脸痛哭起来。她继续打电话给顾子维，他的手机关机。一直打一直打，直打到手机没电，怎么也打不通。

可是明明有个人曾经告诉过她，那只手机会为她二十四小时开机。

也许很多事情都是自以为是。

子维很少对她说自己的事情。他只知道他家里有钱，也很有地位，有一次她

无意中问起，他也只笑言是暴发户的儿子。他花钱向来大方，可见家境的确殷实，但这与她并没有什么关系，在认定他的那一刻起，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。无论他来自怎样的家庭，在她心里，他都只是他而已。

很多事情她都愿意迁就他。毕业之后，子维说想要回到家乡海都发展，她毅然舍弃京安市一家大公司的邀请，随他来到举目无亲的海都。本来说是要带她去见家长，后来他不再提，他也不回家，在外面与她一起租房子住。清越猜想，或许是他的父母不喜欢她，不同意他们的事。

为什么？

她问过他，他不说话，两个人便吵。生活拮据，他又有自己独特的品位，改不了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，她怪他奢侈，然后又吵。时常吵得天昏地暗，但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总会好的。

她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，总有一天他的父母会接受她，也总有一天他们会过上勤劳致富的生活。

但现在他提前放弃了。

她做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？

咚咚咚。

苏清越赶紧擦干眼泪，“请进。”

赵美云推门进来，拿着手机，还未挂断的样子，“梁总的来电……”

清越愣了愣，并没有准备接过来，“他有什么事情？”见美女助理一脸为难，又道，“如果是嘱咐那天的事，叫他放心好了，不该说的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如果是住院费的事，我会找个时间送去你们公司。”

他跟她的所谓交情也不过如此。

想必手机那头的梁辰川也听得清楚明白，美女助理连复述都没有必要。赵美云拿起手机，贴近耳边，那边说了一句什么，她立刻点头，而后看向清越，重复道：“梁总问，要不要把孩子的爸爸找来？”

……

孩子！

苏清越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炸开，脸上的表情顷刻间僵硬。

两个字轻巧解开诸多疑惑——难怪会这么弱不禁风地晕倒，难怪梁辰川说两个都要好好的。

记忆里顾子维的声音很坚定，“清越，我们要一个孩子吧。”

清越本来不同意，毕竟他们还不是合法夫妻，他的父母又不认可她，并不是要孩子的恰当时机。

“清越，老人家总是喜欢小孩子的，到时候说服他们就容易多了。你想想看，属于我们两个爱情的结晶，多美好！”

子维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清越，他充满期待的眼神让她彻底沦陷。这世上将有一个小生命来见证他们的爱情，多美好。

只是没想到这个孩子会在这么难堪的时刻来临。

真是讽刺！在这个时候，她和顾子维的孩子。

呵呵，清越勉强露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，“请你帮我谢谢他，不过这孩子现在……没有爸爸了。”

年轻的美女助理显然对这种事情没有经验，一下子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直到想起那边还有老板在等着回话，才赶紧拿起手机，喂了两声，已经没了回音。之后，她打到公司去，接线人员说，他早就出去了。

苏清越又敲响电铃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进来，她没有一丝犹豫，“我要出院。”无论如何，她必须马上见到顾子维。

医生是个中年男人，问：“现在出院对胎儿不利，跟丈夫商量过吗？”

她的语气很平静，“我没有丈夫。”

医生疑惑地看看赵美云，他记得她是当初送病人来医院的那个男人留下来的。但此时赵美云也没有办法，老板跟苏清越的关系她也拿得不准，她试图去劝，“苏小姐，你再想想，要不要去找……”

清越猛地站起身，“我说过孩子没有爸爸！”起身太用力，撞倒了桌子上的葡萄糖水，哗一声就碎了，药水洒了一地。

梁辰川刚好从外面走进来，脸上没有表情，所有的情绪都隐在明暗不定的眸子里；又或许是面对无关紧要的人，他根本没必要存在情绪。

赵美云和医护人员见到他来，都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助理上前去报告：“梁总……”

辰川抬手打断：“我都知道。你们出去吧。”

所有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清越狼狈地扶着病床的栏杆，狠狠地喘气，肩膀剧烈地颤抖，仿佛承受着天底下所有哀痛的重压。直到觉察到对面那束一直停留在

她身上的目光，清越才皱着眉抬头，辰川满目悲悯。

但是，他凭什么来可怜她，他也是个刚刚被抛弃的人。

他问：“你没结婚？”

现在听到这话分外刺耳。可不是，未婚先孕，他大概以为她是那种轻浮的女人，他也许会鄙夷她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，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顾及局外人的看法。

辰川见她不说话，亦不再问，心里已有答案。他笑了笑，抛给她一张装帧精美的红册子。清越疑惑地看他一眼，拿起来，竟然是一张订婚喜帖。

他淡淡吩咐，“打开来看看。”

本以为天大的惊恐也不过是听到顾子维向她提出分手的那一刻，但比起这一刻，那竟是上天的慈悲。金色小楷端正地描摹出两个名字：顾子维，徐曼丽。

竟然是他们。

梁辰川的声音醇厚低缓，那悲悯不知是对她还是对自己，“顾子维，盛世集团董事长兼执行总裁顾世年的独生子。”

苏清越拿喜帖的手抖了一下。盛世集团？顾世年？独生子？

原来这就是他所说的暴发户，真是可笑！她早知道他有钱，却没想到他是顾世年的独生子。她身在媒体，怎会不知盛世集团在商界的分量！顾世年的独生子，那是一块金字招牌！

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她的承受能力，他站在了她更遥不可及的地方，她成了更加灰头土脸的灰姑娘。

如今他毫无预兆地与她分手，以惊人的速度与另外一个女人订婚了。

呵呵，好笑啊，事情都摆在眼前，她还有什么不相信的。

“苏小姐，我不知道你跟顾子维有怎样的过去，但你必须认清现实，那种公子哥向来不肯负责……”

“他不是那样的人！”她几乎是脱口而出，像每一个护短的女学生一样，自己可以随意说男朋友的不是，但其他的人都不许。

辰川稍微错愣一下，抬手摆了个抱歉的手势，变了种说法，“好，就算顾子维不是那样的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这一问立刻问到了清越的痛处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假设，从没有想到有一天没有了顾子维，她该怎么办。她不知道。

商人的想法总是很实际，“如果想要孩子，可以要些赡养费，也可以要些精

神损失费。这些是基本的，他没有理由拒绝。”

清越皱了皱眉头，她看向梁辰川。他也若有所思地看着她，似乎在揣度她沉默的因由。在他眼里，她不过是个妄图嫁入豪门却落得溃败失身的拜金女吧，高攀那个财阀二代不是为了钱又能为何？她苦笑，谁会相信她爱的顾子维，只是在校园里陪她走完一圈又一圈的那个男孩呢？

“多谢梁总费心，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解决。”

她将喜帖还给他，他却没接，仍旧用一种别样的目光盯着她。她仿佛明白过来，“只怕要让您失望了。我只是个胸无大志的小记者，没有砸场子的能力，也没那个心思。”

“砸场子……”梁辰川笑了笑，相当佩服苏清越的想象力，“倒是个不错的提议。”

“那你想要怎么样？”清越刚要再问，两声敲门声响起，立刻闭了嘴。辰川低应了一声，赵美云进门，看了一眼清越，略朝辰川的方向走了几步，附耳说了几句话，他的脸色果然就变了。

赵美云看了清越一眼，又走出去，辰川的脸色还没缓过来。她轻咳了声，打破寂静，“如果没别的事……”

他终于说话，“你走不了了。”

清越一愣，紧接着听到楼下有些嘈杂，医院一贯都安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她正要去窗边看个究竟，被梁辰川一把拽了回来，“别过去！下面有记者！”

清越有种不祥的预感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辰川看她这副紧张的模样，反倒一扫先前的不快，笑起来，“我倒忘了你也是记者。”

清越看到窗外闪光灯一片辉煌，吵闹的声音简直要让本来就混乱的脑子瞬间爆炸。她隐约猜到了，能让这些记者如此激动的当然是一条重磅新闻，又是在医院这种场合……

她猛地一惊，看向梁辰川。他的脸色早就恢复如常，依旧镇定，如同什么都不曾发生。显然，下面的阵势都是冲着他来的，当然，还有她。

他看她紧张，笑着安慰，“没事，他们还不知道你是谁。”

“那孩子的事他们也……”清越看着梁辰川的表情，立刻就知道答案，马上就往门边走，“我去和他们解释，也许底下有认识的媒体朋友。”

辰川拉住她，关上门，“不用解释了，其实这样也不错。”

清越一怔，他的笑容晦涩如深，她不明白，“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不用背这个黑锅。毕竟对你们这些名人来说，名声总是很重要的事。”

他轻笑，“我并不觉得我的名声比你一个未婚女人的名声重要。”

清越哑口无言。经过这样一闹，没办法悄无声息地把孩子打掉，她能想象之后的发展：只要梁辰川一否认，媒体就会发疯似的去追究孩子的来历，接着会查到顾子维的头上，自然而然会涉及顾子维的订婚，一旦牵连到徐曼丽会更加复杂，明星的八卦往往是最能吵翻天的新闻，到时候她的名声就真的遗臭万年了。

清越显然有些动摇，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“先打掉那些记者，然后一起去参加他俩的订婚宴。我给你一个体面的身份直面你的顾子维，你给我一个漂亮的理由给媒体——我可不想叫外面的人以为我梁辰川被徐曼丽给甩了。”

原来是为了这个，清越忍不住苦笑。事实上他的确是被甩了，但这么一来，媒体倒以为是梁辰川对徐曼丽无意，现在不仅出了个正牌女友，连孩子都制造出来了，徐曼丽也在同时嫁入豪门，一切关于他们的谣言都不攻自破，的确是个很体面的结束。

真不知道他在乎的是徐曼丽，还是他自己的面子。

既然是两全其美，她当然没理由不接受。更何况，她也需要趾高气扬地出现在顾子维面前，哪怕是要个说法。

她鬼使神差地便点了头，“好……”

辰川笑，轻轻拍拍她的肩膀，“合作愉快。明天我来接你，今晚早点休息。”说罢开了门出去，又朝门口的助理吩咐了几句，然后又回头很绅士地带上门，朝她笑了笑。

直到楼下又起了一阵骚乱，清越才渐渐缓过神来。大概是梁辰川走到楼下了，被记者围堵住的他会说些什么？顾子维，他会在意吗？

不受控制地抓起手机，开机，再一次拨出那个熟悉的号码，顾子维的大头照一闪一闪，听筒里却传来：“您拨的电话已停机……”

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，他终于给他们的感情画上了最后的句号。手机号码可以随时停止，那么，爱呢？

原来也是说停，就停了。

大学校园里都有传统的院系联谊，说是不同院系的同学交流感情，其实用学

姐学长的话说，属于“资源优化配置”。男女生比例不协调的院系举办舞会，然后变相配对，促成一对对好姻缘。苏清越所在的新闻学院男生少美女多，历来被其他男生多的院系垂涎。

她和顾子维就是新闻院学与商学院联谊时认识的。本来清越是和顾子维的室友抽签成舞伴，奈何她的技术实在不怎么样，踩得那男生连连皱眉，好在人家十分绅士，并没怎么发作，只是在下一曲开始的时候，将苏清越推给了在一旁闲坐的顾子维。

后来才知这个顾子维居然是商学院第一大帅哥，校园 BBS 里的荣誉校草。当时顾子维被室友强行拖出来，表情很是尴尬为难，清越却心花怒放，以至于有朋友回忆起这一段，还觉得大有羊入虎口的感觉。

新闻学院的女生识时务，该矜持的时候比文学院的还淑女，该豁出去的时候比体育学院的还猛烈。清越三下五除二地搞定了顾大帅哥的手机号，等到回寝室之后，抽中青蛙舞伴的室友一阵抓狂。

为什么当时那个男生换来的人是顾子维而非别人？用苏清越的话来解释，这就是缘分！看看，连一个旁观者都觉得我和你非常相配。结果在一起两年后，顾子维告诉她真相——因为那一天，他穿的鞋子最厚，所以就算被她踩，他也能够忍得比其他舍友更久。

事实上那天顾子维真的被踩得很惨。在他一边抬脚擦药时，另一边已经收到她的短信：

很高兴认识你，考虑一下我吧？

……

顾子维说：“世界上怎么有你这样厚脸皮的女孩子？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脸宠溺，就像他有时也说，“世界上怎么有你这样粗线条的女孩子？”但表情明明是欢喜的，似乎漫天星光在他的眼睛里，一闪一闪的，明亮而璀璨。

清越一副无辜的表情凑近他，“我脸皮厚？有多厚啊？有你那天的鞋子厚吗？”

他便不说话了，只是笑，笑得她以为他不会再说话，他却开了口，“不要拿自己跟鞋子比，那双鞋子我已经丢了，你不一样。”她记得那时候自己感动得直接搂住了他，她以为那言下之意是，他永远不会丢弃自己。她曾经以为他真的不会。

很多事情不到发生的那一刻，你永远不会相信，甚至已经明明白白地发生